



孤山先生遺稿

文

六

16
1494
6



和
1494
6



孤山先生遺稿卷之八

肥後公孫數慤子厚著

數將泰記輯

士荀子尚機公大若千盛難生則臺不且難成以意

上諸生對策副劄

嚮者入臺下親臨泮宮命臣慤曰寡人近讀負觀政

要太宗朝不唯大臣能諫小臣亦諫不唯君子能諫

小人亦諫降至宦奄宮嬬夷狄之人亦莫不諫古來

孤山遺稿

卷之八

時習館藏

人君得直言之多。未有如太宗者也。寡人襲封之初。首求直言。而少有應者。寡人竊疑。太宗何以多得直言。寡人何以未得直言。必有所以然之故。爾其以此意策問學士諸生。使對辨。勿憚。臣退而傳命。今得學士諸生所對之文若干通。謹上。臺下。臣謂此乃臺下之所謂直言。而所宜熟察而深省也。臣因是願亦有言。夫臺下之所疑所問。諸對悉矣。臣復何言。臣唯願臺下勿釋今日之疑。勿忘今日之問。夫古人之所以能及古人者。以其能疑不及古人也。其能

疑不及古人。故能求所以及古人。其能求所以及古人。此其所以終能及古人也。今人之所以不及古人者。以其不疑不及古人也。不疑不及古人。故不求所以及古人。不求所以及古人。此其所以終不能及古人也。由是觀之。疑則得之。不疑則不得。故臣願臺下勿釋今日之疑。夫人之常情。未有不勤于初而忘於終者也。如太宗初年。勤于爲治。而急於求直言。開導引接。唯恐不言。及其末年。漸忘初心。不悅直言。忠賢如魏徵。至殆□之。此識者所以歎貞觀末年不及

初年也。唯聖君則不然。慎終于始。終始如一。此所以其世愈久。其治愈隆也。由是觀之。忘則失之。不忘則不失。故臣願臺下勿忘今日之問。夫疑者得之本也。忘者失之由也。臺下誠能無釋今日之疑。則負觀之直言。亦將源源而來也。臺下誠能無忘今日之問。則永無負觀不如初之失也。二者臣之所願也。唯以臺下垂聽焉。府學教授臣敷慙昧死上言。未敢大其其同以發諸人亦令人之故以不取其人臣竊惟臺下之所以下王霸之問於學士諸生者。

豈非以王道之可尊而法。霸功之可賤而厭。而欲益聽其說之詳。以益定盛志之所在邪。今所上學士諸生對策二十餘通。其於王霸之辨。昭昭如彼。則惟臺下之聽當益熟。而臺下之志當益確矣。可不謂之一國社稷之福哉。臣又竊惟凡為人君者。先王之道固不可不志。而先王之學尤不可不講。夫徒志先王之道。而不講先王之學。譬猶欲魚而不修網罟。欲禽而不理罾繳。未有獲者也。臣誠恐誠惶。願誦所聞。以贊臺下盛志之萬一。臣聞先王之學。大學而已。

矣。而大學之要。修身而已矣。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推而窮其始。則亦曰格物以致其知而已矣。知至而后意可得而誠。意誠而后心可得而正。心正而后身可得而修矣。先王之修身也。其次第節目之詳如此。是以知行並至。內外維一。身修而本立矣。民之所以觀感而興起。蓋有不待聲色號令者也。是以舉而措之於家。則家齊。舉而措之於國。則國治。舉而措之於天下。則天下莫不平矣。此王道之所以可尊而法也。若夫霸者則不然。齊桓公如夫人者六人。以至有禽獸

之行。管仲築三歸之臺。奢而不知禮。其身不可謂修。以不修之身。臨未服之民。是以不得不假權謀威力之末。此霸功之所以可賤而厭也。由是觀之。王霸之分。由身之修與否也。而身之修否。由講先王之學與否也。今其說之詳。載在于大學之書。伏願臺下燕閒。讀而考之。誠能格物致知。以啓其始。誠意正心。以直其內。則所謂修身者。固可以得於斯。而齊家治國之道。尊王賤霸之政。又不待求乎外矣。臣誠恐誠惶。不勝至願。取進止。臣藪慙昧。伏上言。

書牘

復白木生

往歲足下之始賜書也。慙因循臯緩。七祀乃復。自謂足下必謂慙也。妄人而已矣。不足與校。乃棄而不顧。馬待罪半歲。何知足下不咎既往。連賜二書。加以佳貺。而書辭懇厚。殆陪前者。於是慙喜出望外。且懲前愆。卽欲急報。如何遷延。又復累歲矣。古人云。一之爲甚。雖曰足下海量。無所不涵。安保其再三激之。而微波不興也。臨書震悚。不知所言。辱示講餘漫筆。且命

以鄙評拙序。反覆熟讀。其論卓立。其文明決。大非俗儒局學之所及也。足下尚且不以自足。求言芻蕘。豈所謂美玉之質。取攻它山之石者邪。足下好學之篤。咨詢之勤。一至于此邪。夫足下著書。務排異學。以救時弊。甚善甚善。夫孔孟旣沒。而先王之道蕪矣。如夫黃老釋氏。則措而不論。其以吾儒而害吾道者。讖緯于漢。清談于晉。六朝以降。唯詞章是競。間有一二豪傑之士。奮然興起。能洗時陋。以求復古。然毫釐或差。涇渭尚混。未有一能泝洙泗之源。造鄒魯之域者焉。

及宋二程子始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朱子繼起集而成之。上以續先聖孔孟之統。下以啓天下百世之惑。昭昭乎其猶日之再中。月之復望也。於戲盛矣乎。向微程朱。則道必荆棘。學必土苴矣。我

大朝上古姑置之。天正慶長之際。有惺窩先生者出。始讀程朱之書。而知孔孟之道實在于斯。乃首倡之。海內之士翕然宗之。學無異途。進就有方。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是以當世之士皆忠厚淳實。有先進於禮樂之風焉。及至近世。洛有伊氏父子。始別關門戶。以

譏程朱。江都物氏隨而和之。然伊子父子其人頗謹厚。其說未甚動人。如夫物氏高論大言。務詈先儒。乃謂子思始乖。荀孟匹也。王霸一也。宋儒之禍甚於秦火也。其檢身也。尚曠達而疏禮法。其爲學也。事文辭而廢德行。其論治道也。審權謀而略仁義。於是輕浮放蕩之士。簡而便之。蟻附麀集。益張其說。一有忠厚純正者。目之曰道學先生。一有談德性理義者。調之曰頭巾氣。一犬吠虛。萬犬吠聲。遂使海內學者。滔滔皆是。於是學術大壞。士風糜爛。道之衰廢。未有甚於

是時也。有識君子。仰屋浩歎。亦莫若之何耳。慙先君子夙志。孔孟之道。深信程朱之學。而憂異學之害真。邪說之亂正也。嘗歎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齡雖彊。學則未矣。假我數年。將以論著。以辨異學之非也。不幸先君子不及下壽而沒。書竟不成。是時慙幼齡。不辨菽麥。幸得嚴兄賢執之訓。稍知所向。不至不能讀父書耳。於是竊憂時學之有弊。傷先志之未遂。不敢自測。心存祖述。然慙之齡未及先君子之彊。學未得先君子之一。而欲成先君子謙讓未遑之業。

亦不自知其量也。是以藏在中心。未敢立論。今讀貴卷。首排伊物。鄙意所蘊。足下發之。如痒之斯搔。如矇之斯視。披襟開懷。暢不可言。詩云。實獲我心者。其足下之謂乎。夫慙之於足下。道相同。學相同。齡亦相上下。可不謂知心之友乎。心友所命。不可過謙。謹以一二鄙評。書之卷上。所以請教也。但拙序則不敢奉命。是豈過謙。蓋卷中於鄙意有未安者。所以不奉命也。唯足下心友。不可不陳。其鄙意未安者有二。其一曰。伊菽論。夫足下論伊物者數條。獨此文慙以爲大甚。

慤聞以水止沸。未聞以湯止沸。以湯止沸。不啻不止。其沸益甚。是故古者君子將闢異端塞邪說也。必先和其氣。平其心。深察彼病。明辨其非。是以其論必公。其言必中。夫然後可以服彊梁之心。折詖邪之論矣。後世學者。或不知反已。其氣未和。病未深察。遽辨其非。彼以橫則我亦以橫。彼以詈則我亦以詈。徒啓爭端。何在其闢異端塞邪說也。夫伊氏譏程朱。而物氏甚焉。知禮君子。蓋有不忍聞者焉。然慤謂彼亦一時聞人。未可蔑視。我將辨其非乎。則必宜如古者君子

所爲。庶幾以折其辨服其心矣。決不可如後世學者徒啓爭端。無益于道也。今伊荻論足下自言。擬賈誼過秦。乃句模字比。唯求伊物之害同羸政而後已矣。其論可謂痛快。然慤謂論伊物以伊物而可。何必求其同羸政乎哉。求其同羸政而可。何必一一擬過秦之文乎哉。豈不其文迥俳。其言迥詈哉。俳之與詈。恐非君子公平之論也。抑亦以湯止沸之說也。其二曰長大息。夫足下所長大息。孰不長大息。然此當世之所當諱。而非卑賤之所敢議也。足下則危言直書。抗

然不顧。似好義勇爲者矣。然慤謂足下苟憂之。則伏闕上書。以死爭之可。如不然。則食首陽之薇。蹈東海之濤。可。如不然。則婉辭微言。如春秋可。如不然。則心藏之。而口不言可。且足下所事者爲誰。足下所事者之所事者爲誰。司足下生歿之命者爲誰。司足下生歿之命者爲誰。顧君子處之。其必有道焉。未必危言直書。小則犯諱。大則招禍也。夫君子由道而行。見義而爲。榮辱利害。非其所謀也。然無益于事。徒有其害。君子不爲焉。此鄙意所未安者。足下萬一

以慤言爲是。以刪二者乎。拙序唯命。以慤言爲非。以存二者乎。請遂辭之。唯高明擇焉。雙池小硯一枚。以供芸窗。唯此微物。不足表忱。報邗大初書。伏煩轉達。時維酷暑。千萬自重。

答江良生

足下生乎綠河之陽。長乎杉島之中。足未嘗踐闕闔之地。腰未嘗屈權要之門。上無所師。下無所友。杜戶避跡。讀書一室者幾十年矣。所獲於心。輒見之筆。遂所著述幾十萬言。大論漢魏以來諸儒之得失。以爲

一家言。慙得觀所著毛詩考學庸正解等博覽高見。雖非謗劣所敢測量。然亦足以知其爲豪傑之士矣。向蒙不鄙。賜牘疑問。卽欲奉復。遷延經年。今也歲月崢嶸。又將除矣。於今不報。罪譴益大。惕然裁答。且謝。臯緩。君子海量。萬惟涵容。兼疑問數條。皆當時學政。蓋足下雖在草莽中。存心邦家。謂學校者風化之本。人材之淵藪。學政之得失。實關邦家之盛衰。今聞學政之不修。心竊憂之。不忍默止。發問責慙。以慙爲教官之長。實典學政。庶幾其或覺悟改悛。以補邦家。

之萬一也。其言切切。惻惻。盡中慙疾。自非足下憂國之深愛人之至。何能忠告。蓋言之至于此哉。慙雖狂愚。敢不嘉拜。吾子之賜。因顧慙本山野之鄙夫。生無它長。獨知讀父書耳。有司以先人之子。猥加選擢。令爲今職。固辭不獲。抗顏爲人師。夫祭酒之任。不爲不專。居職十年。不爲不久。然著我之養猶微。絃誦之化未遍。則足下之所憂且疑。不亦宜乎。然足下所憂。慙亦憂之。足下所疑。慙亦疑之。其唯所憂。不得不詢。其唯所疑。不得不質。故今一一條答。反以爲問。非敢彊。

辨飾非也。惟足下高明必有成說。幸其勿恪再諭。來諭云。今進學之士。知禮者寡。是固然是。固然。然不知足下所謂知禮者。謂能讀古禮書乎。謂能行古禮乎。抑謂世之所謂禮家者流乎。夫古禮書。以韓文公大儒尚苦難讀。古禮今有不可全行者。而今之禮家者流。多出妄作。則學校之教。如何而使進學之士皆能知禮乎。此慙之所憂且疑者。足下高明必有成說。又曰。世祿之家。不知稼穡之艱難。是固然是。固然是。是以慙每勸貴族戚家。使之進學之暇。則必田獵山野。親

視農事。冒行霜露。躬嘗艱苦。然黌宮之中。無隴畝之事。鐘簋之間。無耒耜之具。則不知學校之教。如何而使世祿之家。皆能知稼穡之艱難乎。此慙之所憂且疑者。足下高明必有成說。又云。今學校設講習討論之科。學者不學者皆與焉。古有乞言合語之禮。而無講習討論之言。古唯賢者能者。故能乞言合語。今使不學者遽從事於講習討論。是變文爲質也。是固然是。固然是。慙設此科。蓋有故也。夫三代之時。士莫不入學。而入學之士。莫不肄四術。今我國家取士。以文

武二科不必求備於一人而士之立身各從所好則士之唯推武是事者不敢入學況四術乎勸之學則艷然曰吾武人耳何必讀書曰吾長矣豈復呶呶佻憚而從童子之後哉於是欲待其能入學而後教之四術待其能賢能而後行乞言合語之禮則學校所教僅僅讀書生徒而不能徧及一國也慙憂之久矣於是竊取易象之講習效鄭賢之討論乃設是科不擇學者與不學者皆得與焉而與科之人語不必古昔言不必雅馴胸臆所蘊各自吐露攻難切劘無所

忌諱夫然後實以理義證以詩書要歸先王之道而後止矣庶幾使不學之人諄諄徐徐少有所進益矣詩不云乎自堂徂基夫不學之人果能由是進益則質稍文矣又安知講習討論之果不爲乞言合語之地哉然慙豈不欲得賢能之士以行乞言合語之禮哉但賢能之士未易多得而不學之人未易遽進則學校之教如何而使一國之士皆彬彬進學乎此慙之所憂且疑者足下高明必有成說又云館內經儒先生瞽亂詩書左傳知慧不精不知足下所謂經儒

先生謂慤邪。是固然。是固然。謂館內諸先生邪。足下之言過矣。夫館內諸先生者。皆一國之選也。其德行敦篤。有足以矜式者焉。其博學洽聞。有足以質正者焉。其文章材藝。有足以任用者焉。謂之稽亂詩書。知慧不精可乎。唯慤則不然。資質既陋。學亦彘彘。其於詩。唯守朱傳。於書。唯守蔡傳。中經且然。況大經乎。稽亂之云。不亦宜乎。其於知慧。則滋有甚焉。察之一身。而一身未修。驗之一家。而一家未齊。而况學政乎。不精之云。不亦宜乎。不知學問之道。如何而免此二者。

之疾乎。此慤之所憂且疑者。足下高明必有成說。又云。古者賢者能者。皆出於學校。今者與國政稱國器之人。出於學校者寡矣。是固然。是固然。然古之時。士皆入於學校。則宜賢者能者之莫不出於學校也。今者藩國取士之科。如上所云。而慤之不足爲師。亦如上所云。則宜賢者能者之寡出於學校也。夫慤所不足者。願學焉。如夫國家之制。則非吾儕所敢知。則不知今之爲學校者。如何而出賢者能者。如三代之時乎。此慤所憂且疑者。足下高明必有成說。抑慤有聞。

云。瓶之罄矣。惟罍之恥。夫學政之不修。人材之不育。罪誰之由哉。足下之言。雖如未必一一及。慙慙其不恥於心哉。今接來諭。竦然警省。其所憂且疑者。轉陪舊日矣。雖然。憂而不詢。其憂何解。疑而不質。其疑何釋。故今一一條答。反以爲問。惟足下高明。必有成說。幸勿恪再諭。諺云。百聞不如一見。今足下遠聞。猶得數疑。况親見乎。伏請足下來歲乘陽和而出。親游洋宮。熟視學政。則其所憂且疑者。亦當不止於是耳。夫然後格慙非心。匡慙佚行。則慙之受賜。亦當不止於

是耳。敢拚筵席。以候杖屨之動。

復井澤君光

德音久不報。所負多矣。伯潛墓表。今僅脫稿。因便錄上。伯潛奔軼之才。恢偉之器。非淺識陋辭之所能狀。獨以相與之深。故不忍敢辭耳。伏冀君光刪正潤色。然後上石。庶幾冥冥之中。無負是故友也。伯潛少於慙八歲。丘隴之識。理當終煩伯潛手筆。而慙反銘伯潛。材伐樗存。可發嘔嘆。想吾三人以文會乎洛川之上。倏忽殆三十年。人琴旣亡。獨君光日擊其時事。奈

何海天漫漫。無由相視。話舊徒增浩歎耳。其時君光尚在髫齡。才氣韶秀。前程可望。別後屢聞學問長進。爲後進領袖。向接瑤箋。三復書辭。渾渾汪汪。大似吾伯潛。而豈弟過之。乃拍髀曰。伯潛復生。旣蓮池松大夫過訪。敝廬譚伯潛事。延及足下。謂足下文學不下伯潛。而溫藉殊勝。乃知弊鑑不多差。松大夫又曰。伯潛沒後。藩無文學。近營泮宮。又闕明師。欲一煩君光。以矜式子弟。而高尚之志。未可遽屈。子盍爲老夫致其意。慤曰。以常情度之。君光必不出。以君子度之。君

光必出。聞君光承藉素封之業。逍遙幽勝之境。心飲於仁義之腴。而身無榮辱之累。此乃雖南面王之樂。不可易者也。故以常情度之。君光必不出。然吾聞士而懷居。不足爲士。旣明已明德。又當推以及人。獨淑其身。不若與衆。今子之君與宗國之君。同心同德。將大修先王之政。施先王之教。一國之人。延領望之。此志士仁人。千里往歸之秋。而况聘幣及之者乎。故以君子度之。君光必出矣。慤對松大夫如此。謹此布陳。君光以爲如何。且蓮池距我甚近。再宿可到。足下果

當路彼國。則洛川之盟可尋。而伯潛不歿矣。亦慙之願也。敢布腹心。唯高明採擇焉。

與中村忠亭

六社奉別之後。偶讀文集。至言人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心忽惕然。如有所自失。因謂天理人欲之分。雖莫然殊絕。然其機則不過毫釐之間。瞬息之頃而已矣。豈必待其發見呈露而決之哉。因自反省。昔其言論行事。雖未全為小人之所為。然方寸之內。獨知之境。則殆無與小人殊者矣。自欺欺人。孰大於

此。然以其包藏潛伏於隱微之中。雖有明師忠友。不能委知而責之。雖則免責。獨不愧於心哉。且其所謂人欲者。亦豈專指夫放僻邪侈者哉。蓋念慮之發。雖非不善。苟不專一。則不免為妄動。妄動之心。非人欲而何。由是觀之。天理人欲之分。豈待多言。唯在吾心之專一與不專一而已矣。因又自反省。平昔念慮之發於不善者。則姑措之。其所以尋經義窮物理者。亦皆不能專一。則反掌之間。既三頭四緒。紛然蠅起。殆如應接不暇。然鄙心竊謂。此雖傷雜冗。所念非邪。比

之小人營營擾擾之心則有間矣。以是頗自安。雖知其非。未深自咎。遂使此疾潛滋暗長於曾臆之間。而綿綿以至今日矣。殊不知不專一之心爲人欲。未有
大於此者也。夫熖熖不撲。炎炎奈何。涓涓不塞。終成江河。今也不專用力於幾微反掌之間。而欲徒制之於見著行事之末。遂成此一種鹵莽滅裂之學。豈不謬哉。豈不謬哉。看得如此。敢質高明。

又
點開真知之論。鄙意竊謂。千論萬說。姑且止之。不知

胸中先一洗自己成見。但一味虛心平意。反覆漆彫開章。則吾兩家紛紛之論。亦可以不辨而明矣。蓋點開並稱。開論已定。則點在其中矣。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朱子解之曰。信謂真知之而無毫髮之疑也。不知此語謂已真知乎。謂未能真知乎。其謂未能真知也。不待明者而後決矣。夫開自言未能真知。而老兄則反以爲真知矣。老兄曰。程子以爲已見大意。見道分明者。非真知而何。是亦恐不然。或問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云云者何也。朱子曰。謂見大意。則於其細微容

或有所未盡。謂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不知此語謂云云之同於真知乎。謂異乎。其謂云云之異於真知也。亦不待明者而後決矣。夫朱子異云云於真知。而老兄則反混真知於云云也。僕非敢執舊見。唯一味虛心平意。反覆斯章。則自然不得不如此解說也。疇昔發論此義。而忽卒之際。言意頗覺有所未盡。故錄示。

復中子鴻

賜書達自君譽。再拜薰讀。迺審足下徙居以來。臯比

無恙。屨盈戶外。慶幸慶幸。牘中道相知之誼。懸想之情。切切媿媿。靄乎見於尺一之表矣。夫僕之於足下。猶足下之於僕也。足下其以足下於僕。以度僕之於足下。則僕之於足下。何俟僕言。且相知之誼。懸想之情。足下既已道之。僕又何言。僕又何言。足下謂僕文似桺子厚。而足下自比劉禹錫。嗟僕何敢望桺。何敢望桺。禹錫文僕不多觀。以僕觀足下文。其老蘇乎。雄渾痛快。縱橫出之。非老蘇而誰歟。然三子者。文人也。豈君子之所希望也哉。僕有一說。夫文人之文。其猶

無源之水乎。秋水方至。百川灌河。非不浩蕩大矣。然其涸也不俟旬日矣。何則。無源之可繼也。有道之文。其猶有源之水乎。泉之混混。晝夜不已。其唯不已。是以太旱爍石。不能乾之。泰山爲防。不能塞之。其會也。爲江爲淮。爲河漢。其潴也。爲雲夢。爲彭蠡。爲洞庭之湖。雖歷億萬年。未嘗竭涸也。何則。有源之繼之也。是故道者文之源也。文者道之流也。舍道務文。譬猶濁其源而求流之清也。壅其源而求流之大也。不亦惑乎。聰明之士。間或得之。其亦秋水說耳。僕夙齡知屬

文。以爲天下至道在於文章。是以專心文墨。游目百家。聖賢之道。未之深求也。聖賢之籍。未之熟研也。茫洋汎濫。益遠於道矣。迺者大悔其蔽也。惕然自反。唯源是求。其間作文章。亦唯直情率意。不事文飾。非復昔日慙也之文。安保足下尚爲既往之觀也。然僕寧爲潺湲之源泉。不欲爲浩蕩之秋水也。僕故曰。三子者。文人也。豈君子之所希望也哉。夫僕旣不欲爲桷。又惡望足下之爲劉爲蘇乎。夫以足下之材。一變至道。則其文之爲游爲夏爲子輿氏。又何難之有。此僕

近所得於心。未知可否。藏之中懷。未肯告人。顧非吾子鴻。孰能聽之。斷之。謹此布陳。以請質正。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洛製香散一笥。謹領佳貺。呼童煎湯。連飲數碗。胃次洒然。齒牙生香。恍疑與子携手徜徉乎東山之上。憇息乎青林之舍。不啻兩腋生風。謝謝拙文一首錄上。伏請刪正。時尚秋熱。千萬自重。

與河伯潛

弟以辛巳之歲。兼乏泮職。抗顏爲師。然才學卑陋。不足誘人。加之山野之性。遽被檢束。憂愁困苦。猶爰居

之於鐘鼓也。勉彊居職一周年。疾大發。乃請免職。間居養疾。然弟之疾。旣深入膏肓。則非尋常藥石之所能及也。苟欲治之。獨有一劑。得夫良辰美景。以爲君。佳山名水。以爲臣。明霞飛雲。以爲佐。山猿野鶴。以爲使。美花豐艸。以補之。清風明月。以瀉之。蘿幃蕙帳。以溫之。輕舟籃輿。以涼之。則弟之疾。亦當釋然而癒矣。弟求此劑。萬方未得。欲行且裹糧千里。從吾伯潛。沂伏水。經菟道。撥少室。攀東山。以求此藥也。伯潛其待之。

復巖子冠

足下起於北海之濱。不遠千里。西學中國。受業岡龍。洲父子之門。業成則欲得天下之士而與之友也。又復不遠千里。渡海而西。周游筑紫之間。遂見樂浪於島原。見道哉於福岡。唯未見僕之爲憾。乃先賜華牋。豫示高情。且置僕於所謂數君子之間。推與之厚。津津不已。雖渴賢之至。又何聞之不詳也。夫足下所稱數君子者。僕亦嘗親見。所未見者。獨樂浪耳。夫岡翁。一世文宗。無待余言。伯潛濟美。名動洛陽。可謂賈生。

復生。道哉妙年英才。不下伯潛。樂浪僕嘗讀其所著王道內篇。知其名家。顧年德益高。其岡翁之儔乎。此數君子者。皆一時聞人。達士實如貴論。唯僕則不然。資質鄙鈍。所學塵塵。不過讀父書耳。然以先人之子。頗爲邦人推與。虛譽蚤馳。浮名失實。濫被薦擢。承乏師職。累辭未許。罪戾實多。異邦之人。傳虛譽信浮名者。遂謂一邦師表。故其賜書辭。概多溢美。頌稱之辭。日至而規誨之言無聞。聰敏如足下。亦復不察。至於如此。無乃可恥之甚。而不幸之大者乎。昔趙括以名

將子擢爲將帥。卒致長平之敗。則愨實有類焉。足下異日來見。恐有所見不及所聞之嘆耳。雖然。足下仁厚。憫其如此。惠賜藥石。亦未可知也。謹掃榻塵。旦暮望之。

答邨大初

往歲緒子安至。自貴府也。出示足下所送七言歌行。僕誦之。而後始知讚之有足下。而能詩也。徐叩子安。又得足下爲人磊落奇才也。繼得賜書白君函中。再拜讀之。又益知足下之能文辭也。詳其問目。則又益

知足下博洽古書。誓考不苟也。且足下所仿白君篤學謹行。千里如接。則足下取友。其亦可知。僕之知足下。旣已如是。則尚何千里之遼。與片牋之薄云乎哉。誼當速報。以定其交。而臯緩至今。負罪何言。其一二可言者。具答白君書中。請足下觀之。其負足下者。又有大焉者。欲言口噤。欲書手顫。唯足下海量有涵。幸甚。僕始得賜書。熟讀累日。然後藏篋。今也臨報。發而視之。有書無問目。萬方搜索。竟無所獲。不知藏篋之時。遺而不藏邪。藏之之後。爲兒輩所發邪。鬼神恐僕

謬對。爲之奪去也。是皆足以觀僕怠惰不謹。而非所以藉口也。欲言口噤。欲書手顫。唯足下海量有涵幸甚。蓋所問三條。其二條僕雖不諳文義。則記之。其一條唯記爲書經中義。而不記其爲何也。今隨所記畧此奉答。具之別幅。唯恐所記非真。而答失來意。負罪滋大。欲言口噤。欲書手顫。唯足下海量有涵幸甚。

答松文學

慙讀左氏書。至吳季札適魯說叔孫穆子。適齊說晏平仲。適晉說叔向。適鄭說子產。適衛說蘧伯玉。史魚

數子所至之國。必得其賢人君子。與之交驩。未嘗不釋卷長吁私竊慕之也。曰。方今

大朝封建。諸侯列峙。猶周時制。安得車轍徧海內。得所謂賢人君子者。與之交驩。如季札故事。獨如何。藩國有制。士之有職事者。不得無故踰疆。且敝邑封疆之大。其距隣國諸府頗遠。有聞有賢人君子出其間者。欲得之。流風遺響。以充所謂空谷足音。亦未易輒得也。而况與之親驩乎。一堂之上乎。是以慙居常快怏。斷望外交。守陋一隅。獨貴府不然。其距敝邑不及

百里而唯一水之隔。若夫風順浪穩。一葦航之。其至也瞬息之頃耳。是其使節之可屢。音書之可尋。不如隣國諸府之比也。而先生在焉。聞先生齡高德邵。入輔其主。出育子弟。巍然爲一邦之式。豈非所謂賢人君子。而慤之所願交驩者邪。今也先生因篠生錫交鄙人。慤之所願。先生先之。何其奇也。讀所賜書。誦所賜詩。情誼霽然。不啻美觀。反覆披翫。不忍釋手。夫貴府之近如彼。而先生之誼如此。慤之無幸。其又如何哉。且慤有山水之癖。久抱游崎之志。萬一宦事有暇。

以許其請。則取途貴府。親叩龍門。交驩一堂。如季札故事。亦未可知也。夫然後拉篠生。附驥尾。共上雲仙絕頂。以問先生小天下之志。不亦愉快乎。不亦愉快乎。所賜之詩。不能盡酬。獨和其一。亦唯高調寡和耳。伏請勿怪。

報萱考澗

八月之末。獲執事之書。長跪而讀之。則疊疊數百言。意懇誼高。情溢言外。千里之遙。猶在膝下。加之佳什之贈。不啻兼金。誦詠不捐。感荷何已。伏惟執事汎愛。

之德。施及固陋。不然。僕不肖。何以得之執事哉。蓋僕之失禮於執事也。亦已久矣。請陳下情。僕幼孤。僕母每撫僕曰。嗟兒。而識先君子之所交邪。萱先生及大冢君中瀨君牧君氏家君其人也。之數君子者。蓋長者也。先君子畏而敬之。眎則講習討論。未嘗不驩然而相樂矣。今也先君子雖沒。而數君子在焉。兒其求道乎。有餘師矣。僕幼心記之。稍長。頗好讀書。不幸氏家君既卒。未幾。牧君大冢君相尋而下世。儼然所存者。獨執事之與中瀨君焉耳。雖然。執事出監攝邸也。

業已二十年矣。且攝之距我藩十有餘里。環以大海。非裹糧理航。莫之能至。則僕孤貧。冀一謁執事。其可得哉。是以欲呈書于執事者。亦數矣。然私心又謂。執事之出外也。僕未生。且自先君子沒。寥寥絕信。縱使僕一封之書。以通姓名。安保執事識僕。果爲先君子之子邪。以故每每遲滯。以至今日。怠慢之辜。謂之何歟。何圖執事知有僕不肖。遠被眷顧也。於是僕喜赧交集。又益信執事之爲長者矣。伏冀自今以往。尺書往來。親受教諭。以瘳蠢愚萬分之一。則何啻僕之幸。

也亦可以報賤母之志已。聞執事齡踰八旬。矍鑠不衰。文藝之餘。猶嫻於弓馬。蓋振古之所不有。抑何健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其執事之謂矣。孰不至祝。孰不至祝。所和之詩。謹呈左右。方今寒氣稍烈。千萬自重。

僕今年二十歲。字士厚。慙其名無號。僕兄名安。字士壽。號槐堂。壬申僕又喪母。箇箇恐執事未詳。故此示及。

與淨林上人

和古者奇傭也。既奇其肢。而方寸之間。又有奇焉者。傭且讀書。頗通文義。造僕廬。卒然問曰。讀則廢食。傭則廢書。不得已而忝於斯二者。何先。僕不能答。居亡幾。又來。欣欣然有喜色。曰。聞淨林舍藏書千萬卷。食客數十人。小人廁其間。滿食于腹。蓄書于胸。不亦兩全乎。然小人聞士相見。必有紹介。夫子彊爲我介之。僕奇其人。又奇其請。作牘與之。以薦上人。然僕亦未識上人。以其所未識。介其所未識。可不謂大奇哉。然僕聞浮屠之道。變幻不測。凡者所奇。恐未必奇也。上

明矣。書中云：公子時時念及僕事，欲其來謁，甚哉公子之愛士也。僕於是益信公子之賢，而慶足下之得主也。推許之隆，挹損之恭，非所敢當，而縵縵懇篤之意，則不可不報也。謹述所聞，以布回札。

答篠子熙

足下書三至，而慙則一報，何足下之勤，而慙之傲也。足下愛慙之深，顧未深罪，而慙獨不愧於心乎。所示詩卷，往往見其日新，唯七言古風，非無佳處，然未得爲合作。請足下熟讀李杜所作，自會意，然後下筆，必

有妙處。答松文學書附呈，請見轉致。承諭原溫夫至貴府，足下數與之會，語次及慙，彼人數奇，今尚流離，可憐可憐。足下會時，請爲慙致意。日台嶺之游，龍邱之會，恍然在目，而秋君已爲異物。原君周流四方，而慙碌碌，匏繫一邦，追憶當時，□□爲情也。拙詩一首，併舊作數首附呈，請一覽之後，達之松君，乞其雌黃，不一。

與江保叔

向敝邑國學祭酒秋子羽傳先生之書也，欣然謂慙

曰。吾聞江君碩儒也。耆德博古。學兼衆流。而其於天文曆筭。蓋古今鮮儔焉。儀也聞之。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夫鄰有善士。宅之福也。况國乎。夫筑吾鄰也。而有江君之賢焉。今也老夫締交。後進之士。亦可以質疑請益矣。則可不謂之國之福哉。將裁報書。而無祿下世。此慙不得不修書左右也。子羽旣沒。慙也承乏。與聞學政。然德非齡卑。學亦未長進。是以夔夔慙慙。唯曠廢其職。是懼所冀得先生長者。受其規誨。由其輔導。敬身修業。少有所成。其或佐風教。育英才。以

勿墜寡君之命也。

又

向价德生。致書左右。荒蕪之辭。自分投擲。君子海涵。不輒棄人。忽獲佳報。如錦如繡。添以新詩。如玉如珠。矧紫海之鱸。鹿丘之茗。嘉貺不一。喜出望外。感謝何已。德生笠生。受業門下。數旬餘日。虛往實歸。深荷殊眷。頌德無已。今也井生亦復負笈北學。伏請先生教誨不倦。循循誘之。近者先生改作前什。令德生轉致。且詢返舊什。慙也伏誦。光華增陪。愈出愈美。雖然。連

城之瑕尚勝木難。蜀錦之類敢曰全布。慙也。幸獲二寶。併以十襲。不敢承命。先生其謂寒鄉鄙人貪慚無厭。伏請勿罪。拙詩三首。謹和佳什。請下郢斤。餘在井生口演。

答德行達

賜書久不報。所負多矣。今因德生往貴府。謹附復書。君子海量。萬惟涵之。向德生自貴府還也。盛稱貴府文學之隆。江先生實為首倡。而門下之士。蓋濟濟如也。且出可君所賜之書。及足下雜詠數首。示之曰。此

二君即江門高第。而府下一時之雋也。僕披而覽之。皆琅琅可誦。不忍釋手。於是乃知德生之不我欺。而嘆貴府得人之盛也。即欲裁書以求下交。而擾冗未遑。是以其報可君書中。致一辭於足下。雖出乎欽慕之深。不可以已。然簡畧失敬。未始必得足下顧也。何料足下不罪我傲辱。賜書辭加以佳什。望外之喜。不知所以。豈詩所謂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者非邪。聞足下夙齡尊信。程朱為為己之學數十年。又得江先生受博物文章之業。僕謂足下基本已立。博之以

文。譬之棟梁之材。劇剗已成。乃加以鏤繪者邪。異日其成廊廟之崇。輪奐之美也。必矣。豈朽腐之質。虛事文飾之比邪。僕爲足下至祝。至祈。來詩二章。謹和其一。唯是陽春之調。不易其和。勿爲罪。幸甚幸甚。

之數。不與某生。

向者。敝邑筭師德多。負笈貴府。江教授之門也。慙始奉尺一。敢求下交。奉書之後。心竊謂。江君一世龍門。門客如雲。慙也一介書生。鄉曲無聞。况數百里之遠。一簡札之微。安保承君子之眷。獲瓊琚之報哉。慙心

忡忡者累月矣。德多歸。乃獲報書。長牘累言。情誼懇悃。不啻不遐棄。存撫兼至。加之足下所賜華牘佳什。及德永生舊作數首。一時併臻。如異寶珍。燦燦滿前。蓬華之間。頓生光輝。慙也望外之喜。其如何哉。伏讀賜書。混混數百言。辭章如流。而卓犖之才。秀發之氣。殆溢乎赫蹠。詩亦清麗。其人可想。且聞之德多。足下妙齡。僅踰弱冠。受業江君。旣昇其堂。一時後進。無出其右。慙益歎足下春秋之富。材力之贍。而得良師事之。駸駸不止。其所進就。豈可量哉。德永生詩。復靄然

可掬。貴府可謂□其人。向□德多并喜。每自貴府歸也。慙輒先問貴府人物。則曰某君某君佳士也。皆出於江君之門。慙問其業。則曰天文也。算數也。慙曰。豈其然邪。豈其然邪。夫江君碩儒也。所事經術也。所懷經濟也。所著文章也。其於天文算數。蓋餘事耳。江君之教人。豈悉捨其本而授其末哉。人之學江君。豈皆公其大而就其小哉。心深疑之。今德多之歸也。乃始得二君。於是乎慙之疑渙然解矣。乃知江君之教人。各因其才。而貴府實不乏其人矣。所賜佳扇。謹承仁

風。青玉鎮一枚。敢供文房。匪報也。拙詩二首。聊述鄙情。敢謂效其贗哉。德永生不別作簡。煩足下致意。舊作數首。併呈。一覽之餘。請示德永生。

益答井元衡

右是哉。米府文學之盛也。江先生以博物文章。名顯海內。應大藩之招。施教邦內。僕之耳熟之矣。向者始奉尺一。以承下風。一二遺音。其人可想。益信名下無虛士矣。繼此得可德二君。所賜書詩。秀氣鬱勃。殆溢赫號之間。僕謂米府雖大。文士雖衆。其卓犖秀出者。

亦不過此數君耳。何圖天之生材不已。尚有足下。而所賜錦繡之文。珠璣之詩。燦燦併臻也。抑何米府文士之多也。審來書。乃知足下之齡。僅踰弱冠。嗚呼盛哉。夫足下之齡。若此之少也。足下之才。若此之敏也。足下之所交遊。若此之濟濟也。而足下自視缺然。求所以益得。不肖如僕。尚且謙虛降挹。求交境外。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其所造詣。又如何哉。所賜之詩。謹和其一。不能悉和。闕略之甚。幸勿罪。簡敬以可。慈意。

麻書王止米大夫

慙也不佞。爲草莽之氓也久矣。幸賴先人之遺訓。頗耽書籍。采薪之餘。則輒誦讀玩弄。不捐十數年于茲矣。然材質罷鈍。一無所獲。徒增固僻耳。又未敢自齒於諸君子之列矣。近執事聞慙之名。卽使之陪于盛宴之末。且忝賜之以詩。竊怪慙何以獲之於執事哉。惟非執事容接之周也。則亦唯虛譽之所致也。慙聞之古之君子。莫不欲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而之二者。世不常有也。此士之所以益不遇乎世也。今執事以命世之材。位亞上卿。職爲參政。其於

貴也亦極矣。然慊慊不以爲自足。能忘其勢。唯士是下。雖以如慙之無似乎。猶且汲汲求而不措。唯恐失之。而况其賢乎慙焉者哉。由是觀之。執事可謂其人者。世之君子。孰不冀出于執事之門乎。慙幸以忝顧眷。則敢不爲之雀躍而應命哉。雖然。慙少長于田野。不嫻拜揖之禮。舉止躁忙。進退失度。加以椎俚。出言無諱。唯獲罪戾之不暇。安保奉執事之驩乎。此慙之所以不敢也。唯執事憐察焉。所賜之詩。不和者懼效。擯之謂也。謹錄迺作。□□以呈左右。冀以塞赫怒之

萬一云。

復大城文卿

昨昨外歸。得華牘及所惠嘉魚數頭。多謝多謝。所返袁中郎集全部查領。足下讀中郎文。評騭如何。僕素惡李王文。故初讀中郎之文。甚喜其新奇與李王相反也。近者又反覆思之。乃反謂李王之文。陳腐可厭。然其蔽也。不過瑣瑣不振耳。中郎之文。新奇可喜。然偷佻輕浮。其蔽也必一廢至地也。故李王之蔽尚可。中郎之蔽不可救也。夫吾藩之人。旣被李王之毒。而

未被中郎之毒也。是尚可救矣。今也吾藩文章之權。行將在足下二三輩之手。則幸足下豫擯存之可也。僕構讀袁文一道。未能脫稿。報書之次。聊陳其略。不知足下以爲何如。

與井大年

甚哉陰雨之爲毒也。豈啻廢業。令人鬱鬱成痼疾也。令弟持足下書來。折封讀之。則恍如對足下之面。於是情興儵然。意氣復發。使僕不死。夫子之賜也。承示十二日諸君集于足下齋中。以要僕至。嚴君子亦有

此命。僕敢不唯命是聽。屈指以待。拙詩錄呈。餘囑令弟。

與篠叔熙

足下之歸鄉也。寥絕音信累數年。僕好釣漁。每有官暇。舉網絲河之口。垂綸松橋之上。以望南。見天草之島。然乎烟浪之際也。未嘗不想足下蠖伏其間。情況如何。爰接琅函。乃審足下贅塔篠家。移居島原。家素封。乃構一亭宅隅。以爲讀書會友之所。於是聲譽日施。交道日廣。文學松君以鳳翔命之。并爲之記。一

時名士詩賦慶之。足下猶且不足。命僕榜題。嗚呼。貴府名家不乏。反求拙書。恐未免家鷺之譏矣。唯僕之於足下。誼不可辭。乃敢塗鴉。聊以塞命。情之不已。加以歌。亦東家之效顰哉。因想鳳翔為狀。據高來之奇峰。俯紫海之清流。藏書萬卷。美酒盈樽。獨處披帙。賓至罄歡。優游之樂。其又如何。盈盈一水。一葦可航。□足下之亭。抵掌劇談。旬日忘歸。□□□唯藩有越疆之禁。恨不能一過。所賜之詩與茶絕佳。孤山梅花下。啜其茶。吟其詩。則唯覺口吻之間。馥馥也。

與山叔瑟

自別叔瑟未一閱月。而所恨者數多矣。蓋叔瑟之發也。慙欲昧爽趨其館。進一杯酒。以唱陽關三疊矣。奈何會有賤幹。不能早赴。赴則叔瑟馬首已東矣。追而及之衢路之側。忽忽分手。一恨也。叔瑟發後四日。元章文卿子彬東里。一時皆進班加俸。吾曹之喜可知也。恨不使叔瑟一聽踴躍。彈冠相慶也。二恨也。數子既命。乃張慶宴。吾黨皆集。慙有疾不能赴宴。恨不使叔瑟在其左席。豪飲雄辯。四座無人也。三恨也。丙子

孤山遺稿 卷之二
三十一
慙與匡卿元章輩。午前退衙。游于西山。盤游竟日。步
月而歸。恨不使叔瑟拍肩攬袂。載酒携琴。一唱一和。
以扶丘壑之情也。四恨也。戊午文社會于文卿。一坐
雖驩。欠我叔瑟。寧不悵然。五恨也。蓋自別叔瑟。未嘗
不憶我叔瑟。美日良辰。一飲一嚼。亦未嘗不恨叔瑟
不在也。豈啻五恨哉。嗚呼。自別叔瑟。未一閱月。而所
憾恨如此。况歸期之久。以周歲乎。其憾恨之多。又如
何哉。豫思之。則不能爲情。嗚呼。叔瑟。上有遇主。下有
知友。伏請其勿戀戀鄉土也。

孤山先生遺稿卷之八終

麻山先生遺稿卷之六終
 此後之世也
 以衣冠之體也
 雖是又故風世亦不復
 不惟其故也
 不在其世也
 此沉陽之文以周
 何處感之則不能為情
 和文伏結其命世與
 上世也

